



艾芙特如果沒有雙手反手拍的招拍，能成為網球明星嗎？根據她自己的看法，可能沒有辦法。

艾芙特解釋：「反手拍是我最好的武器。我六歲開始打網球，可是我手勁毫無力氣，因此別無選擇。我無法用單手握住球拍，拍子經常掉落。」

「我自然就用雙手握拍，父親（職業網球員）見到我的自然舉動，也就不加干涉。有一度他加以改變，他教我單手反手拍，可是我學不會。」

注意力量能使人邁向勝利。至於選手的注意力改進或退化完全在於個人。

娜拉提諾娃說：「四年前我可以告訴你那邊坐的是什麼人，多少架飛機飛過，屬於那一家航空公司的那一類飛機，四周的事情我全知道。現在我卻等於戴了眼罩，什麼也看不到。」

艾芙特說：「年齡愈大，我的注意力愈分散。有些比賽，我很難聚精會神。」

馬克安諾曾指責過綠番、主審、對

# 注意力集中是娜拉提諾娃的武器 馬克安諾對美公開賽領票員不滿 誰也無法在賽前預定自己的勝敗

手和比賽主辦人。現在，他又有了新的不滿對象：美國公開賽的領票員。

馬克安諾在比賽中受到觀眾走來走去的手擾之後說：「這些領票員不是網球迷，他們比較像棒球迷，有人給他們幾塊錢就幫忙找座位。他們不了解或不願意去了解網球賽，不能怪他們賺點錢，可是如果他們不活動的話，能對選手和整個球賽氣氛有所幫助。」

一位球員的國籍是不是能決定他的運動慾望和成就呢？這個問題及其眾說

紛紜的看法，使世界上最好的網球員感到困惑。

韋蘭德在美國公開賽的第一個星期，即對此紛爭首先發難，他在一項聲明中說：「我從不預期贏球，我只期望能打好球，這是瑞典人的態度。」

在美國居住多年的捷克選手藍道，也被人問到，歐洲人和美國人對作排名第一的網球手所持的態度真的不同嗎？他說：「我絕對認為這是真的。基本

上，你是對的，歐洲人和美國人的心態有點差異。」

但原本亦為歐洲人的娜拉提諾娃卻不同意此種說法。

她說：「我不會說瑞典人沒有想成為第一高手的壓力，怕格是什麼？或許韋蘭德只是想消除本身的壓力，才那麼說的。」

娜拉提諾娃接著說：「我無法想像他（韋蘭德）已如此接近第一名（目前排名第三）而不想成為第一名？那他所花

的所有時間和精力，又是所為何來呢？」

韋蘭德相信他的態度，使他更能享受打網球的樂趣。他說：「美國人的哲學是，一旦他們開始做一件事情，他們就要成為最好的。」

「美國人的這種態度，使你在落敗後會感到更加失望。你不能這樣想，因為如此一來你就無法享受打網球的樂趣，你只對贏球感到欣喜，而那不是我打網球的目的。」

韋蘭德並說：「怕格的態度或許較像美國人，但他還是在二十六歲時退出網壇，因此那並不是個很好的態度吧？他不能從打網球中得到樂趣。」

另一位瑞典球員艾柏格也持一種較淡泊的態度。

當被問及他對贏球的重要性的看法時，他回答說：「那不是生死攸關的事，但我喜歡打網球，當然也想贏球。」

世界排名第一的馬克安諾承認，美國運動員想出類拔萃的意念，可能是一種

民族性。

他說：「那是美國人想成為第一的方式，或許其他地方的人有不同的想法。」

馬克安諾強調，他本人和康諾斯均是美國人，而他們兩人數年來都是高高在上的網球好手。

馬克安諾說：「以打網球來說，歐洲人打網球的機會比美國人多。如果有多多的美國人取得網球訓練的機會，美國也會有更多的網球好手。」

